

吴兴华全集

4

石头和星宿：译文集

吴兴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吴兴华全集

4

石头和星宿：译文集

吴兴华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头和星宿：译文集 / 吴兴华译 .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

(吴兴华全集)

ISBN 978-7-5495-8712-4

I. ①石… II. ①吴…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609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李恒嘉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龚碧函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11.625 字数：206千字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5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译 文

- 003 城市里的一周
- 009 运命
- 013 危机
- 018 捡东西
- 022 园丁的一年（选译）
- 029 生命的火焰
- 040 詹姆斯·乔易士：友律色斯插话三节
- 053 危急时期的祈祷（选译）
- 059 雷兴自论
- 069 述罗丹
- 074 论趣味的标准
- 102 达·芬奇轶事
- 127 富兰克林散文书简选
- 156 檀塔琪儿之死（选译）
- 165 阑入者
- 186 帕克尔泰德夫人猎虎记

- 193 马克
201 亚里士多德《诗学》疏证（节译）

译 诗

- 245 拜伦诗钞
253 济慈诗钞
262 雪莱诗钞
266 叶芝诗钞
274 但尼生诗钞
279 穆尔诗钞
283 司高脱诗钞
285 但丁：神曲
295 朗费罗：伊凡吉琳（选译）
308 康拉德·艾肯：而在那高悬的园中——
312 里尔克诗选译

译文

城市里的一周¹

也奇怪，一周有那么多天，可是我们光有这么一个形容词“礼拜一式的”；其实并不光礼拜一有一种正面的特性。干吗不说“礼拜二式的”或者“礼拜三式的”呢？这两个，哪个对我都有同样多的含意，特别是“礼拜二式的”，原因是礼拜一最主要的应受斥责的缺点就是：因了它一周的忙碌才开始，可是要拿这个跟礼拜二绝对的平淡无奇比较起来，我觉得礼拜一这缺点简直还可以算一种美德。开始一个新周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虽然传统思想一向认为它是。开始原来是一种高尚的工作；但是挺没意思地接下去，人家鼓勇开始了一件事业，你在后头老老实实地跟着——这个，要是你愿意的话，真可以说是可恨了。

礼拜一也可能是很平淡无奇的，可是那种平淡跟礼拜二不

1 以下四篇均译自 E.V. 卢卡斯 (E.V. Lucas) 的文章。——编者注

同。礼拜一的平淡是因为一个人净开逛了，也许是净像百合花似的，不知不觉地吸收着生命的要素；因为又得等那么好几天一周才能完；因为昨天已经是过去不再来了。而礼拜二呢，它那种平淡才是真真正正的，一无所有的平淡；礼拜二什么都没有。你要是想知道它什么都没有到何种程度，可以到，比方说吧，布莱登随便哪个周末的旅馆里，一直等到那些礼拜六到礼拜一的居民完全没影儿了。到礼拜二你可就到底儿了。菜单也到底儿了——没有侍役头儿愿意给一个礼拜二来的客人卖命。礼拜二这个字 Tuesday 又很难拼，好些从其他各方面说起来都可以算是受过高深教育的女子一拼起来老把 e 写在 u 前头：为什么这样就不可以呢？有什么特殊理由可以叫我们赞成 Tuesday 呢？

不管礼拜一有多少缺点，它也还有一个正面的特性，礼拜一带来一种反抗的感觉；可是礼拜二呢，这个下流的懦夫，它又让我们跟这傀儡生活讲和了。我并不奇怪为什么美国最近那些提倡重振宗教者从来不在礼拜一开会。这正是他们一种诡诈的表现；他们知道不等他们的磁性开始起作用时，光是死乞白赖地想克服大部分听众的礼拜一感觉已经够把他们累死的了；同时他们还得碰见另外一个同样顽强的困难，因为剩下那点时候，大家都感觉很无趣地想道：明天又该是礼拜二了。就是这种厌倦的征兆把礼拜一晚上的“闪亮的星儿”全给夺走了。但

是既然最适宜于一个平淡的日子的事情就是叫它快死，那么，礼拜二晚上的“闪亮的星光”（这是华兹华斯的诗句）可以算是最明亮的——因为这讨厌的日子不是快完了吗？还有明天不就是温柔的礼拜三了吗？

到了礼拜三，这一周才活动一点，翻过身来，开始要醒了。礼拜三常有音乐会；而一些比较值得一读的周刊也是得每到礼拜三才出版。就是礼拜三本身这个字也有一种怪好的、诚实而惹人喜欢的味——Wednesday。特别的事啦，险遇啦，很自然的会在礼拜三发生。可是对于礼拜二绝不会发生什么事这个信条，我早已就坚信无疑了。夏天里劳德棒球场在礼拜三常有很热闹的决赛，同时礼拜三又是你准可以找着你的朋友们的这一天。礼拜一他们没准到乡下去还没回来；礼拜五他们又出城了；就是礼拜三他们准在这儿，在家——丝毫不会错。我敢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天。

（就拿政治家来说罢，普通生命比较和善，比较富于同情的一方面他们老是认识得挺慢的，可是他们一连好几年都知道每逢礼拜三他们干那苛刻的活儿绝不能过一点钟左右。上届政府之所以失败，大部分的原因都可以推到他们的无神论上去，因为他们决定不纪念礼拜三，也不以它为一个圣洁的日子。）

到礼拜四，这一周又有点退后；礼拜三的活气也给忘了；好像又要回到手不做事的期间似的。我真不知道礼拜四是不是

已经真正变成安息日了。我们最多只能说它是一个良好的诚实的日子。反正它绝不再是什么 Thor 的日子了——要是我对于这个铁匠神的名字的推测是对的话。它丝毫没有有什么坚强、憨直和优美的样子。要拿它跟礼拜二的小啤酒来比较，礼拜四大概可以说是香槟了；可是，不管怎么罢，它们彼此总是有联系的。我们可以把它们合在一起说。要是我是个做买卖的，我敢说我会准会在礼拜一卖东西赔本，在礼拜三和礼拜五呢，赚一点儿，可是在礼拜二跟礼拜四，我准就照我原来的价钱卖，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我把礼拜五跟礼拜三合在一起算是可以跟我有交情的日子，可是它其实没有礼拜三那些优点。礼拜三是沉静的、使人放心的、和蔼的；礼拜五可就稍微像是太激动兴奋的样子。礼拜三是屹然独立的；礼拜五则多少有点跟礼拜六共存共亡的态度。礼拜五叫人太忙了。新闻纸出版得太多了，要收拾的手提箱也太多了，这全是在礼拜五。可是当然这里面也可以找出它几种美德来；它是终结的起始，礼拜六跟礼拜日的先驱者。如果照道德家所说的话：预期比真正实现还好，那么礼拜五也许可以算是一周中最好的一天，因为人把这一天大部分的时候都花费在想念第二天以及它要带来的好处了。礼拜五最大的价值多半就是在它给礼拜六跟息工先铺好了路。至于什么它是一个不幸的日子的鬼话，我是不肯相信的。

这么着我们可就到了礼拜六跟礼拜日了。可是在这地方，分析家的能力就不能不有点摇动，因为礼拜六跟礼拜日已经是不属于那些可以解释的日子的范围之内了。礼拜一跟礼拜二，礼拜三跟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些天多半都有一个确定的特性，对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礼拜六跟礼拜日呢，我们个人愿意怎么想它们都可以。在一家里它们好像是友人或同伴似的；在另外一家那关系的恶劣就好像是苏格拉底和誓提披一样。就我们大部分人说，礼拜六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天，它不过是一大堆好动的时候，一半工作，一半游戏结合在一起了。那又是我们老预先定好计划要工作什么的一天，因此结果老是失败的。我个人对礼拜六也没有什么分明不变的印象，除了我知道那天火车老是挺满的，开得又很晚，同时铺子关门都关得早极了。

礼拜日比礼拜六因人而异的程度还要厉害。对于那些虔诚敬神的人们，那是充满了低缓的声音的一天，每一分钟走过时都是模糊不清的；对于那些虔诚敬神的人们的孩子，那就是永恒。对于那些不虔诚不敬神的人们，那天老是濒于危境的，因为他对气压计的观察是太热心了。对甲说礼拜日会将好好的一周给弄乱了；对乙说它就是一周的本身，其他的日子不过都是在为它作准备。礼拜六跟礼拜日是不能分析的。

可是礼拜一？啊，我们又有了坚实的立足地了。礼拜一——可是我早已就讨论过礼拜一了：说起来这就是它主要的

特点之一，它总是绕圈儿回来假装作新的样子。其实它一点都没有绕过。

（原载《西洋文学》1940年，第3期）

运命

人家都说历史常前后重复，可是很少人能活到那么长，而注意到这种事。至于矿工风潮等，那当然又当别论了。但话说回来，不管谁只要天天记日记，就会留心到天气也常常重复。就拿受难节来说吧，那天阳光多好，我们大家也都很高兴，那就跟差不多十二年前的一个受难节完全一模一样，那时我正和几个友人在苏利打点过节，住的是那种半以木砌的新式房子，位置在莱斯山上。

草地网球那时还没有设备，同时因为复活节还早，而且天气很好，我们吃完午饭后，就有人建议闲步到冷港那边，“瞧瞧那些女孩子。”

“你一定很喜欢吧，”女房东对我说：“是不是？”

我答道：“是”，纯粹是友谊上的，为了顺从她的心意，其实那几个女孩子是谁，我也不知道。

等达到那小村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园子直接通到大

路，所谓“女孩子”者，是两个绘画学生，在这儿住家。她们都很好玩，而且穿着蓝衬衫，显得很漂亮。特别是那个长头发的，我很喜欢。

跟她们一块吃过茶后，那长发的，走到门旁望着道上那些因为好天气和假日出来散步的游人，忽然说道：“我们要能在这儿竖起一个‘有茶供客’的牌子。那够多好玩？这些可怜的人准想喝茶极了，而且，”她玩笑而渴望的加上一句，“那也许能帮我们给房钱。”

“当然行，”我说道，“只要一个贴条的木板就得了。”于是大家都立刻忙乱起来。女孩子们把最大的壶放在火上，还有人帮着切面包，抹黄油；另外还有些人被派到邻家再多要点牛奶和黄油，果酱从碗橱里拿出全打开了；我的责任则是把那板安置在一个易惹人注意的地方。

这玩意儿简直比魔术还灵。我刚安完那块板回来，头一批顾客就来了。

接着顾客越来越多，把东西全给吃了，我们也得到不少钱，可是大家也都厌倦了。这次试验真是个大成功，所有的顾客都表示满意，而且决意哪天再来，且把这地方介绍给他们的朋友。

可是，“得了，不干了，”那些女孩子望着空的伙食房说。完全空了，只好我们把她们带回去到我们那里吃晚饭。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十年吧，顶少。在这期间我不但一个也没瞧见她们，简直就很难得想到她们。

这次复活节我不能再那样玩了，因为我住在城里。可是因为早春正巧是使伦敦和别处一样好的时节，我并不想抱怨；受难节那天下午当我穿过肯兴敦公园时，我之高兴而且欣悦于来临的丰富的夏天，毫不下于任何在乡野的人。已经有好些树都蒙上新绿了；还有些迟迟不发的，乌鸦叫着。人人都因假日而快乐。再过不几天，那两个板球场也快开门了。

圆池旁边，我呆立了一会，看人们作潜水游戏，当时我注意到一个小男孩，背后跟着一个西利汉种犬，在池边玩。他手里拿着一根棍，等着他那走错了路的船重新入港下锚。我之所以特别留神看这个小孩，是因为他那种热心等待的样子和那似乎是从他平滑的皮肤和闪亮的卷发中流出的光彩。他简直像在帮助增加这天的光明快乐，没准真这样也说不定。他穿的衣裳就是现在孩子们在街上跑来跑去穿的那种，羊毛织成的，颜色是一种深红，介乎鲜血和漠顿屋的红砖之间的一种颜色。总而言之，他让人看了很喜欢。

好半天，那船不再绕圈乱走了，慢慢的靠近了岸，这时那孩子的母亲也来了。她是个很高很美的女人，总有二十来岁吧，那样子是我明明在哪里见过的，可是一时想不起来，她们预备走了。走过我身旁时，她看见我突然认识我似的一笑，立

刻我记起她是谁来了。就是那两个女孩子中的一个，那时在莱斯山那边住，在受难节时，她最先主张卖茶给游人。

当我伴着她向坎敦山走去时，我们都想起那事来了。

“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们头一批顾客是谁了？”她问我道。我回答我忘了。

“怎么你忘了！”她说，“一个老人跟他的在大学念书的儿子。”

“噢，对了，”我说，“穿黑呢裤子，那儿子有点神经质，老像怕羞似的。”

她笑了。

“你看得出他和我这个小孩有什么相像之点么？”她问道。

“怎么？”我喊道，“难道你……这简直……可是这真是命中注定了，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这岂不是跟叫他来一样。”

“对了，”她答道，“可不是吗？我们就是那年夏天订婚的。”

（原载《辅仁文苑》，第2辑）